



京 劇 曲 譜

金 玉 奴



上 海 文 藝 出 版 社

京 剧 曲 譜

金 玉 奴

翟志毅 薛卓鎔 童家騏整理
李文魁記譜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49

京 剧 曲 谱

金 玉 奴

整 理 者 程志腹 薛卓琳 童家琪

记 谱 者 李 文 魁

•

上 海 文 艺 出 版 社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劳动印制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787×1092 精 1/16 印张：8 1/8 字数：32,000 乐谱：27 页

1960年2月第1版

196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册

统一书号：8078·1363

定价：(上) 0.36 元

前 記

《金玉奴》又名《棒打薄情郎》，系指全部演出而言。如只演一二兩場（《拜杆》止），一般称为《鴻鸞禧》或《豆汁記》。

这出戏的故事，原出于《今古奇观》，搬上舞台以来，歷經前輩艺人在实践过程中加工潤色，去蕪存菁，至今成为流傳广远、膾炙人口的剧目之一。

編劇者在这出戏里，以爱憎分明的态度，集中地鞭撻了整个封建社会，无情地揭露了旧知識分子見利忘义的恶劣品质，并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卑賤者”的善良和敦厚，因此这出戏是富于人民性的。剧中秀才莫稽穷愁潦倒，流浪街头。一日天降大雪，冻餓在丐头金松的門前，为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所救，金松見莫稽人才出众，以女許之，莫稽待金氏父女相助，赴京赶考，得中后同往江西德化县上任，岂知莫稽嫌妻子出身低賤，頓起惡意，把金玉奴推入江中，又借故把金松攆走。金玉奴为巡按林潤所救，臥为义女；并設法使他們夫妻重圓。洞房之夜，金玉奴預备了棍棒把薄情郎莫稽痛打一頓，以消心头之恨。

这出戏演的人很多，但演出的风格各有不同。我最欽佩荀慧生先生的卓越演技，他演这出戏有独特的风格，他那种创造性的輕快的步子，自然的态度，美妙的动作和細膩深刻的表情，使人看后久久不能忘怀。荀先生最突出的是把剧中人的錯綜复杂的思想感情，表演得出神入化，象他这样精湛的演技，显然是花了不少劳动力的。

由于我喜爱他的艺术，曾觀摩过好几次；虽略有心得，但終究只能說是略窺門徑。我演的次数也不少，但不喜欢演单折《鴻鸞禧》，原因是带《棒打》可以使观众看到完整的故事，对于演員来讲，發揮面比較广。我采用的剧本也不完全是荀先生的，而是通行的本子，每次在实践中发觉不妥的地方加以刪改。如第四場出場时，起先我也唱“原板”，后来覺得較呆，因此我把它改为“南梆子”。第八場《棒打》，一般都唱“导板”，我不唱“导板”的原因說不出，但我总觉得用长錘打上，四丫环站門比較恰当。如《回荆州》孙尚香上場那样。

詞几方面，如第一場搖板和第四場後半場的原板，都略有修改。在表演上，我和荀先生一样看法，金玉奴的个性热情、善良、活潑、乖巧，是正派的小家碧玉。她很早

就失去母亲的教养和爱护，是在父亲的娇养下长大的，所接触的又都是乞丐一类的人，因此在她的性格上，也有娇纵、泼辣的一面，她搭救莫稽是完全出于怜悯，所以绝对不可用耍眼风、作媚笑等一般花旦行当的程式，这样是不适合她的个性的。

对于剧中人物性格的揣摩，莫稽在前几场固然要表现穷愁潦倒和饥寒交迫的情态，但不宜演得太寒酸，仍然要保持他的书生气；后几场的表演，应突出揭露富贵忘本和阴险毒辣的恶劣本质，才能更好地衬托金松父女的心地善良和纯朴。

金松虽然在舞台上是个丑角，但毕竟是个善良的老人，在表演他的幽默风趣的同时，要扣紧他的正派淳朴的形象，不能演得油滑过火以至流于庸俗。总之，对于这三个角色，要在剧情的发展中，有分寸地刻画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以达到应有的表演效果。

最近荀先生演出《金玉奴》时把原来的剧本作了一些修改，最后一场金玉奴让四个丫环各拿两根棒锤在新房外面把莫稽打了一顿，然后让他进门跪下，说他一番。莫稽回头见新娘就是被他推下水去的金玉奴，惊骇不知所措。林润夫妇进来，金玉奴痛切陈词，坚决不和忘恩负义、谋害人命的恶棍相处。林润也认为金玉奴是对的，说要革莫稽的官职，将他赶了出去，来结束故事。这样的改法我觉得更能突出主题和人物性格的发展，可惜我至今还没有机会看到他的演出，因此这里所依据的仍是通行的旧本子；仅作了一些小修改。由于我的艺术水平有限，这样修改是否恰当，希望读者们指教。

翟志復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

服装和道具

一、服 装

- 莫 稽——高方巾、富貴衣、黑彩褲、白布袜、拖鞋皮。(第二場)青褶子、蝠字履。(第四場換)紗帽、紅官衣、玉帶、紅衫褲、厚底靴。
- 金玉奴——竹布衫褲(近來舞台演出，日趨美化，改穿素色綢質袄褲)、飯單、手絹、彩鞋、水鉗頭面。(第二場)去飯單。(第四場換)紅帔、戴紅花、加頭面。(第五場換)去紅帔、紅花、頭面，穿青褶。(第八場換)戴鳳冠、穿紅蟒、加玉帶。
- 金 松——紅纓帽、青褂、白布袜、布鞋、旱烟袋、懸八字吊搭。(第二場換)茶衣腰包、毡帽頭。(第四場換)羅帽、青褶、扎大帶。(第六場換)員外巾、紫帔。
- 老 二(二杆)——毡帽頭、藍布箭衣、扎大帶。(第二場與金松換)紅纓帽、青褂。
- 林 潤——紗帽、綠蟒、黑三、厚底靴。
- 林夫人——老旦鍋、扎黃綢、帔、蝠字履。
- 家 院——黑羅帽、青褶子、扎大帶、厚底靴。
- 報 錄——毡帽頭、青布箭衣、大帶、薄底靴。
- 書 比——黑羅帽、青褶子、厚底靴。
- 金 永——紗帽、藍官衣、玉帶、黑三、厚底靴。
- 四丫環——綢質袄褲、坎肩、綢帶、彩鞋、水鉗頭面。
- 二船夫——毡帽頭、藍布箭衣、紅坎肩、扎大帶、薄底靴。
- 卓 夫——毡帽頭、茶衣腰包、青褲、薄底靴。
- 四青袍——青袍、黑羅帽、薄底靴。
- 四衙役——同上。
- 四龙套——龙套衣。

二、道 具

旱烟袋一根 紅彩褲一條 紅盞頭一塊 棒錘兩双(拜杆時用一根，洞房棒打用四根) 考籃一只 衣包一个 紅帖一張 酒壺一把 酒杯兩只 飯碗兩只 筷子一双 茶杯茶盤各一只 船槳兩只 拐仗一根 托盤两个 銀包一个。

金 玉 奴

人 物

莫 稽·····小生	书 吏·····老生
金玉奴·····花旦 ^①	金 永·····生
金 松·····丑	四丫环
老 二·····副丑	二船夫
林 潤·····老生	四青袍
林夫人·····老旦	四衙役 ^②
家 院·····老生	四龙套
报 录·····丑	車 夫

第 一 場^③

(撒鑼)

莫 稽：(内喊)好冷哪！

- (小艍夸头莫稽由上場門上，两手交叉，將衣袖搭肩，但不能抱得太紧，以表示虽穷愁潦倒，仍然保留他的书生架子，右脚踏鞋向前迈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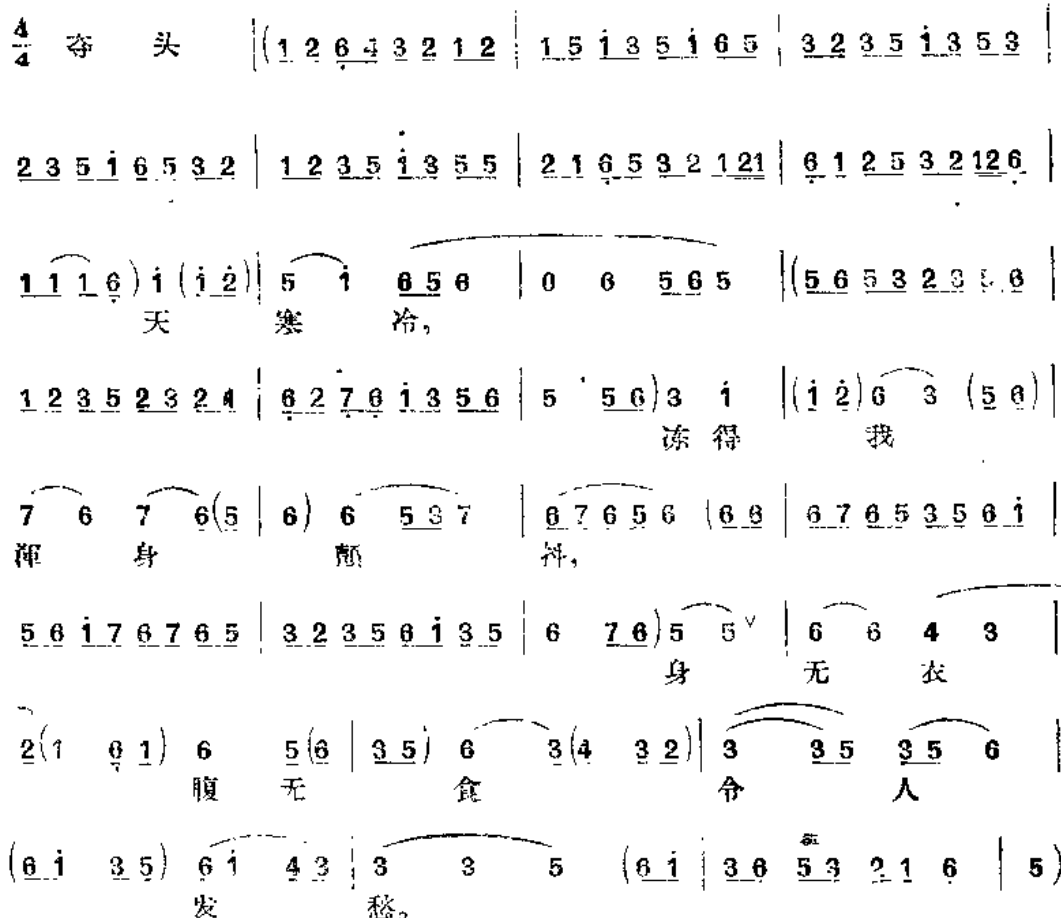
(唱南梆子)^④

① 金玉奴演至“赶考”“推江”和“棒打”几場时，应以開門旦表演动作。

② 第四場四衙役和第七場四龙套，均可由第一場四青袍赶扮。

③ 过去加有西云童引天喜星上高台念：“远远望見莫稽来也”，这場戏删去不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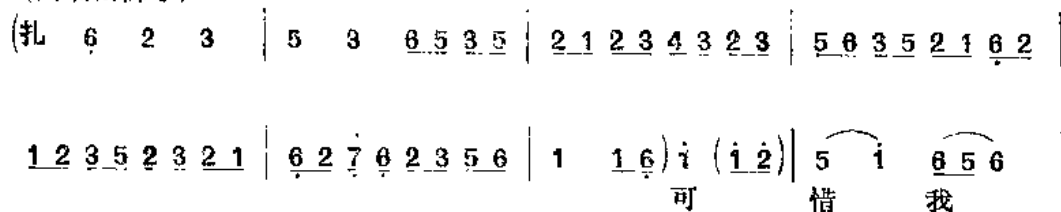
④ 胡琴应由西皮原板头轉南梆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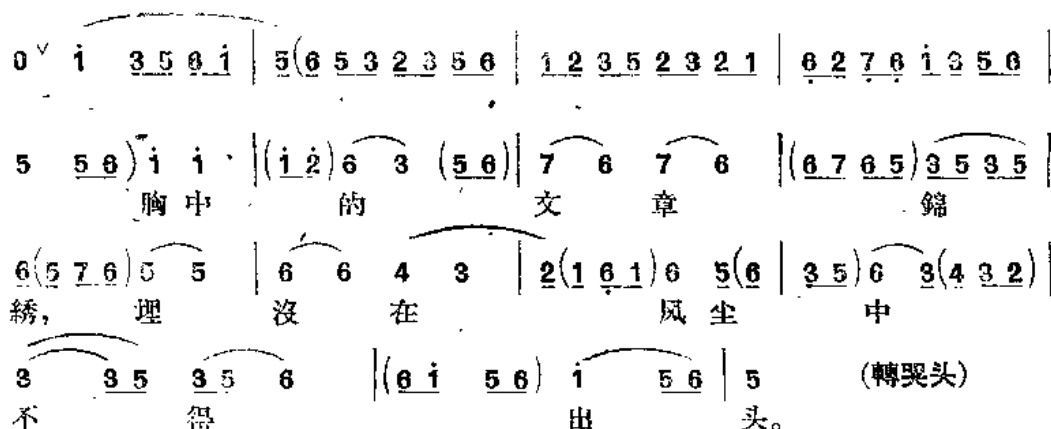
(在胡琴过门收头中,莫稽双手抖袖后,以两手相擦,手心向上,表示没精打采)

小生, (扎) 莫稽, 乃本城一名秀才, 自幼父母双亡, 家业雕零, 不幸又遭了一场大火, 烧得我片瓦无存, 只落得在乞讨之中, 倒有三餐未曾用饭, 天气如此寒冷, 咳! 如何是好! 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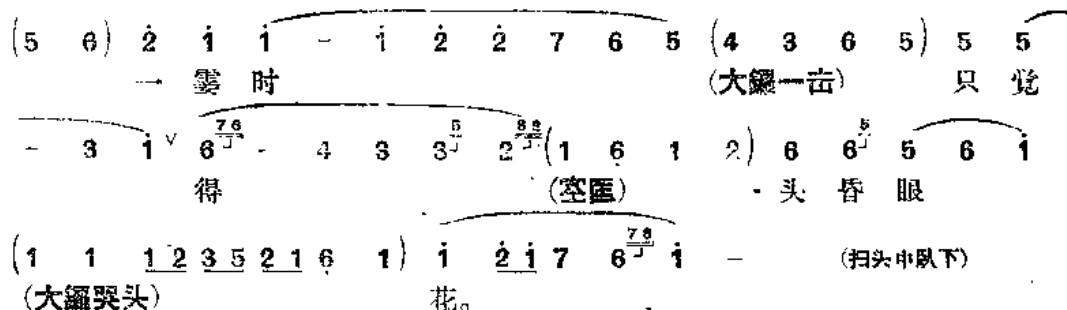
(挑唱南梆子)



① “好”字音拖腔叫板, 同时双手抖袖。



(边走边唱,由下場門走半圓場,回到中間,偏小边台口,表示畏寒,拂掉身上积雪)



(唱哭头时,不宜作过分搖摆,只須运用左右顛步,扫头中右脚迈前一步,向左轉身臥倒,脚向台口,以右手支头,臥倒在下場門台口)

(扫头轉撇鑼)

金玉奴: (內念)啊哈! (金玉奴由上場門小鑼打上)①

(念詩)青春整二八,生长在貧家。

綠窗人寂靜,空負貌如花。②

(月中坐下,表示天气冷,不时用口哈手取暖,但要自然)

我(扎)金玉奴,爹爹金松,乃是本城的一个丐头,只因清晨起来,与人家照看喜事去了,留我一人在家看守門戶,天到这般时候,又下那么大的雪,怎么还不見他老人家回来哪! (小鑼一击)适才听得門外卜通一响,不知是什么緣故,我不免出去看看,也好盼望我爹便了。

① 步子輕快,不走台步,到上場門台口站定。

② 一般念第四句时,在“空負”二字后面,加鼓点“扎扎台”,随着鼓点一二三下再念出“貌如花”。同时把手指向下,并乱耍眼风,作媚笑。但金玉奴并不是在恩春,这样的表情是不恰当的;她是生长在丐头的家里,母亲早亡,在父亲对她这独生女儿的嬌生慣养下,她的个性是善良、热情、天真和活潑的。但也有她嬌纵、潑辣的一面,所以不必机械地搬用那套旧程式,可以連念“空負貌如花”。

(唱西皮原板)

$\frac{4}{4}$ (扎哆乙 6 5 6 | 1 2 5 3 5 2 1 6 1 | 0 5 1 3 5 3 6 5 | 3 6 3 5 1 3 5 3 |

2 3 5 1 6 5 3 2 | 1 2 3 5 1 3 4 3 5 | 2 1 6 5 3 2 1 2 1 | 6 1 2 5 3 2 1 2 6 |

1 1 1 6) 5 3 1 | 1 2 7² 6 5 (3 5) | 1² 5 6 1² 6 5 | (3 4 3 2 1 2 3 6) |

人 生 在 天 地 間

7 7 6 7 2 6 6 3² | 3² (6 4 3) 2 1 (2 3) | 5² (6 5) 6 7 2 5 5 | 6 (7 6) 5 3 5 3² 5 |

原 有 好 丑，

6 7 6 7 2 2 7 6 2 5² 5 | 6 7 6 (6 5 3 5 | 6 7 6 5 3 5 6 5 3 5 | 6 5 6 1 3 5 1 6 5 |

3 6 3 5 6 5 3 5 | 2 1 6 5 3 2 1 2 1 | 6 1 2 5 3 2 3 1 2 6 | 1 1 1 6) 2 3 2 1 6 1 |

富 与

1 2 7² 6 5 (3 5) | 1 1 3 5 3 6 5 | 5 6 3 2 3 5 3 6 1 | 6 (1 3 5) 6 5 6 1 4 3 |

貴 貧 与 賤 難 得 自

3 2 0 3 4 3 4 6 3 3 | 5 5 (6 5 6 5 0 | 3 6 5 3 2 1 6 1 | 5 1 3 5 6 5 6 5 6 1 |

由。

5 3 5 6 1 6 5 3 2 | 1 2 3 5 1 4 3 3 5 | 2 1 6 5 3 2 1 2 1 | 6 1 2 5 3 2 3 1 2 6 |

1 1 1 6) 5 3 1 | (1 2) 7² 6 5 (3 6) | 5 3 1 1 5 6 5 | (3 4 3 2 1 2 3 6) |

因 家 貧 老 爹 爹

7 7 6 7 2 6 6 3 | 3² (5 6 5) 3 5 3 5 | 6² (7 5 6) 2 3 2 1 6 1 | 1 2 7² 6 5 (3 2) |

要 化 为 首， 金 玉 奴

3 2 3 1 5 6 6 5 | 5 6 5 6 3 2 3 (5 3) 5 6 1 | 6² (1 3 5) 6 5 6 1 4 2 |

怎 比 得 閨 閣 女

3 3² 5 6 1 | 3 6 5 3 2 1 6 6 | 5)

流。

(开口唱第四句时,站起来,边唱边把手帕塞在衣襟的钮扣上,动作不宜太快,恰巧唱完去开门,一开门因刺骨的寒风扑进来,急忙又把门关上;但盼父心切,终于整理好衣服,重新开门。只开一扇,出门见雪大,用手帕遮头,快步往上场门作探望状,不见父回。雪大天冷,又想急忙回家,在这一刹那,见自己门口有一人躺在雪地里,起初以为是死人,退缩一步,忽听呻吟声,才知不是死人,顿起怜悯之心就喊出)

嗨,你醒醒!嗨,你醒醒!

(金玉奴因雪下得很大,急速进门,把头略伸出门外答话,同时把身上的雪掸掉,搓掉脚底下的雪,莫稽忽听有人呼唤,慢慢坐起,以双手揉眼,小锣一击,正好在小锣声中,看金玉奴)

莫 稽: 哦!原来是位小姑娘。

金玉奴: 唔,我问你,你怎么会躺在我家门首呢?

莫 稽: 我乃是个饥寒人,三餐未曾吃饭,身上寒冷,故而倒卧在你家门首! (小锣一击哭)

金玉奴: 听他说得怪可怜的,倒是我家没有饭,可怎么好哪! (小锣一击,想)有了,我们家还有一点儿^①现成的豆汁,让他吃一碗半碗的,也好充充饥。嗨!我们家没饭,还有一点儿现成的豆汁,你吃不吃?

莫 稽: 多谢,小姑娘。

金玉奴: 那好, (一看天还在下雪) 你瞧,还下那么大的雪,你还是到咱们屋里去吃罢。

莫 稽: 如此甚好。 (手扶地表示足痛,不能立起) (小锣一击) 只是两足疼痛,难以行走!

金玉奴: 瞧你,真不懂理,你走不动,难道还要我扶着你不成,你应该自己对付自己,爬也得爬进来呀! (边讲边把另一扇门打开,让莫稽爬进,同时念) 走好了。

莫 稽: 待我自己爬进去吧!

(莫稽爬起弯身跪,向右轉身,面半斜向台口坐下)

我爬进来了。

金玉奴: 你等着,我与你拿来!

(小锣凤点头)

(唱西皮搖板)

(6 | 6 | $\frac{3}{2}$ 5 | 5 5 | 3 6 | 5 5 | 3 2 | 1 1 | 6 2 | 1 1) | 1 1 | 3 6 |
飢寒

① “今儿”“那儿”“入儿”“这儿”“哥儿”“杆儿”“块儿”“会儿”“事儿”在京白中,都应念作一个音,后面类似的地方很多,用小弧线表示,不再另注。

5 | 3 3 | 3 6 | 5 | (5 5 | 3 6 | 5) | 5 | 6 | 6 | 6 1 | 3 |
人 只 饿 得 渾 身 颤

5 | 6 | 7 6 | (6 5 | 3 5 | 6 5 | 3 2 | 1 1 | 6 2 | 1 1) | 3 3 | 3 6 |
抖, 我这

5 | 5 | 6 | 6 | 7 6 | (6 5 | 3 5 | 6) | 1 | 5 | 3 1 | 6 |
里 起 侧 隐 将 他 搭

5 | 5 | 3 5 | 3 | 5 | (5 5 | 3 6 | 5 5 | 3 2 | 1 1 | 6 2 | 1 1) |
救。

3 3 | 3 6 | 5 | 5 | 7 | 7 | 6 5 | 6 | (6 5 | 3 5 | 6) | 5 |
进内 去 取 豆 汁 与

6 5 | 5 | 3 5 | 3 - - (6) 5 - 3 5 - 6 7 6 -
他 糊 口,

(小锣回至小边接唱下句)

(过 門 同 前) 3 3 | 3 6 | 5 | 1 1 | 5 | 6 7 | 6 5 |
这一 桩 蔭 功 事

3 | 0 | 5 | 1 | 6 | 5 6 5 | 6 - 1 5 -
也 算 好 修 算。

你等着。① (小锣打下)

莫 稽: 咳!

(小锣凤点头)

(唱西皮搖板)

(过 門 同 前) 3 3 | 3 6 | 5 | 5 | 7 | 6 | (6 5 | 3 5 | 6) | 5 |
这样 的 好 心 人 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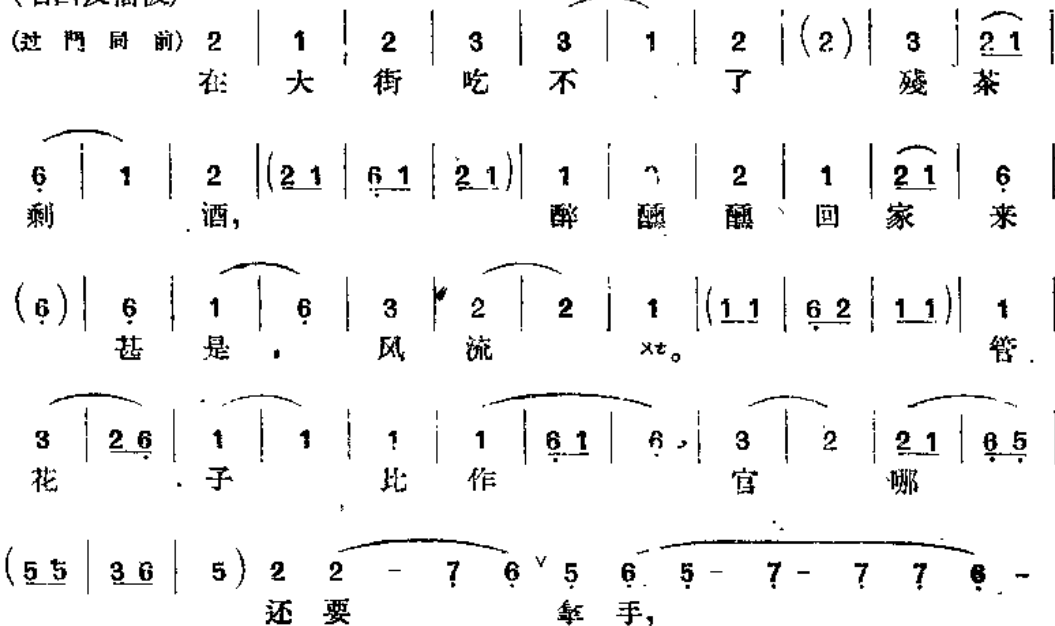
① 下场时要落落大方,不可有一点踌躇的表兇,更不应该卖弄风情,乱耍眼风;否则是不符合金玉奴的思想感情的。



金 松：（內白）啊哈！

（金松手拿旱烟袋，左右斜顧步，由上場門小邊繩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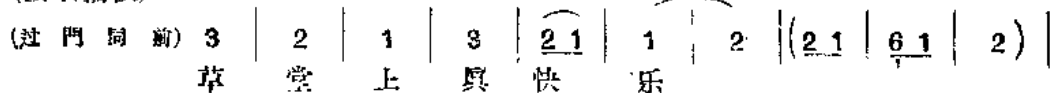
（唱西皮搖板）



（金松在小邊走圈場）

（小鑼風點頭）

（接唱搖板）



$\underline{6\ 2}$ | $\overset{1}{1}$ | $\overset{1}{1}$ | $\underline{6\ 1}$ | $\overset{6}{6}$ | $\overset{1}{1}$ | (1) | $\overset{3}{3}$ | $\underline{3\ 2}$ | $\overset{2}{2}$ ①
 亚 似 王 侯。

唉，唉，唉，唉！我说你是干什么的？

莫 稽： 哦，原来是位老丈。

金 松： 新帐没有还完哪，怎么又提老帐啦？你倒是干什么的？②

莫 稽： 你问小生我么？

金 松： 小生，是唱老生的儿子吧！

莫 稽： 取笑了，我乃是个饥寒人哪！

金 松： 饥寒人，不用说是个要饭的。

莫 稽： 惭愧！

金 松： 惭愧，可你也不打听打听，我是干什么的？

莫 稽： 啊，老丈，你是个什么东西！

金 松： 人嘛，什么东西，我是个花子头儿，专管你们这些小要饭的，可你也不想想，我狠切来的，岂能喂你这犬乎？你要饭不在外面要，跑到我们家里来要，这是怎么回事？

莫 稽： 啊，老丈，不是我自己要进来的。

金 松： 那么是谁拿红白帖子把尊驾您给请进来的呢？

莫 稽： 方才里面有位小姑娘，她叫我进来的。

金 松： 我打你，我踹你，凭我们姑娘会叫你进来，我不信。

莫 稽： 你去问来。

金 松： 我得问一问，要是她叫你进来的，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叫你小子吃不了兜着走。（而面上场门叫金玉奴）我说，玉奴，丫头，你给我走出来吧！

（金松将旱烟袋放在桌子上，坐在椅子上生气）

金玉奴： （内念）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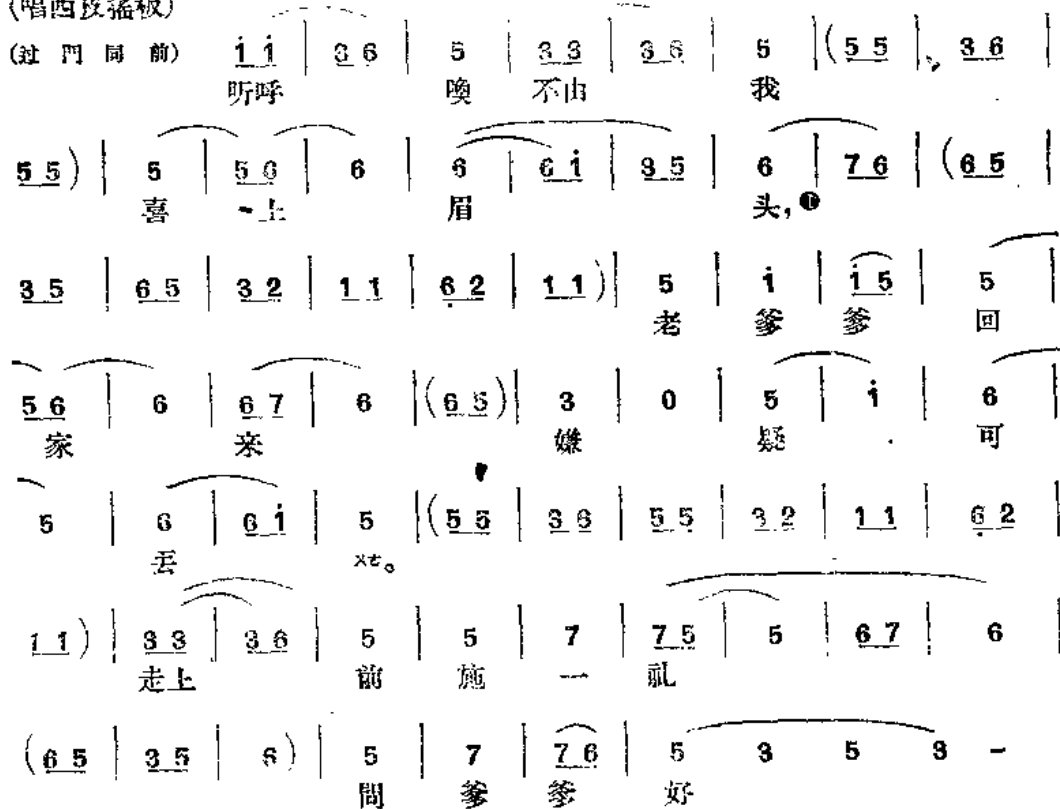
（小锣打上）

① 西皮下句唱腔本应落在“1”音上，因金松一见莫稽，不等唱完就停在“2”音上了（胡琴亦应停在2音上）。

② 这里的“的”字，应念作“得”字音，以下同，不再另注。

(唱西皮搖板)

(过門同前)



5 - 4 · 3 3 ⁵2 - (小鑼一击) 行弦 (7 6 1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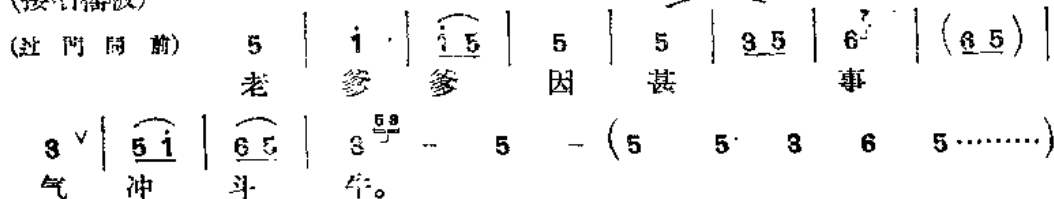
否,

金松: 气死我啦!

金玉奴: 呀!

(小鑼凤点头)

(接唱搖板)



① 本来第一句唱“听呼噢不由我双眉起皱”，但“双眉起皱”和“疑疑可丢”有矛盾。照金玉奴的个性来讲，她救莫稽是完全出于她的善良、热情，并没有半点其他想法。但后来感到一个女孩子把一个陌生男子弄到家里，有很大的嫌疑；现在听到爹爹回来，觉得这个嫌疑可以消去。于是从内心感到愉快，而不是听见爹爹回家反而“双眉起皱”。现改为“喜上眉头”，这样更表达了金玉奴救莫稽是光明磊落的。

爹，您回来了！

(金松本來斜坐，而面向下場門台口，聽見金玉奴一問，面轉向金玉奴，但不起立，面帶怒容)

金 松：我回來啦！我的家么，我不回來，我又回來啦！

(金玉奴見父親生氣，其時其妙)

金玉奴：爹呀，你剛回來，跟誰生那麼大的氣？

(金松本已生氣，听金玉奴再三叮問，更加發怒，起立面向金玉奴，語調祖重)

金 松：我跟你，我跟你，我簡直的就跟你嘛！

金玉奴：跟孩兒我，生什麼氣呀？

金 松：我說孩子，你也老大不小的啦，我出去給人家照看喜事，你就該在家里，做點針綫活的才是，怎麼這麼不會兒的工夫，你就弄個寒零碎綢子^①的到咱們院子里來，這要是叫街坊鄰居知道了，與我的名譽可有碍啊！

(金玉奴听父親責備自己后，才知道是為了搭救人的事情生氣，但自己是出于惻隱之心，反而受到父親的責備，覺得很委屈，非把事情講明白不可)

金玉奴：鬧啦半天，爹啊，您就為了他。

金 松：我不為塔，我還為和尚坟嗎？^②

金玉奴：爹啊，您老人家別生氣，听孩兒我慢慢告訴您听，就知道了。

金 松：你還有什麼說的嗎？

金玉奴：今儿个清晨起來，您老人家不是跟人家照看喜事去了嗎？

金 松：是啊，這是我的差使嘛！

金玉奴：天色晚了，又下那麼大的雪，不見您老人家回來，孩兒我放心不下，就出得門去，盼望您老人家回來。

金 松：這也是你的孝心。

金玉奴：哪兒知道一出門兒就看見這個人兒躺在我家門首。

金 松：你讓他躺着去不結！

金玉奴：孩兒我听他還有氣，就把他喚醒了，他說有三餐沒吃飯，又下那麼大的雪。孩兒我想，我們家雖然沒有飯，還有一點兒現成的豆汁兒，讓他吃一碗半碗的，也好充充飢。爹啊，常言說得好，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孩兒我

① “寒零碎綢子”是北方土語，意思是捐衣服破爛的乞丐。

② 把“他”故意念成“塔”才有下句“和尚坟”(象塔)；這句話在南方觀眾不易接受，可改念“我不為他，還為我自己嗎？”

做的好事，岂不也是您老人家的蔭功德行嗎？您老人家回得家来，也不問个明白，就跟孩儿我生那么大的气！①

金 松： 哈哈……（笑）听你这么一說，你在家是做好事哪，那么說，我倒錯怪你啦！豆汁端来沒有？

（金玉奴听父亲問豆汁拿来了沒有，知道父亲不怪自己了，又高兴地念）

金玉奴： 早拿来了可是涼的。

莫 稽： 涼的也就将就了吧！

金 松： 这小子倒不忌生冷，（面向金玉奴）再添点热的来。

金玉奴： 我热着哪，（看莫稽吃豆汁）爹啊，您瞧他餓极了。（反身取热的豆汁交给父亲同时念）爹啊，热的来了。（金松接过金玉奴取来的热豆汁轉身倒入莫稽碗内时，边倒边說）

金 松： 加点热的。（当莫稽要吃热豆汁时，說）留神，燙！（莫稽伸舌用手扇碗内热豆汁，繼續吃豆汁）做工真不錯，空碗②会燙着你。

莫 稽： 哈哈！（小鑼二击）（莫稽吃完豆汁时笑）

金 松： 瞧这块骨头！

莫 稽： 哈哈！（小鑼二击）

金 松： 留点神！

莫 稽： 啊，哈哈……

（莫稽因笑失手將碗落地。金松將碗拾起，轉身交金玉奴。金玉奴將碗放桌上，莫稽起立）

（小鑼凤点头）

（唱西皮搖板）

（过門同前）

<u>1̣ 6̣</u>	<u>3̣ 3̣</u>	5̣	<u>5̣ 5̣</u>	<u>5̣ 3̣</u>	7̣	6̣	(<u>6̣ 5̣</u>
吃完		了	豆		汁		

<u>3̣ 5̣</u>	<u>6̣ 6̣</u>	7̣	7̣	<u>6̣ 5̣</u>	5̣	5̣	3̣	7̣	6̣
		精		神	抖				撒，

① 这一段金玉奴的思想活动很复杂。起初听父亲回来，兴冲冲地拿了豆汁出来，见父亲大发脾气，有点莫名其妙，不知所错；听了父亲責备，又滿腹委屈。同时听父亲这一套話，倒引起她对莫稽由怜憫而生受情了。所以演这段时的表情动作，应该根据思想活动起变化的。还有一般演到念完白口后，蹙脚痛哭，其实不必这样做。只要把臉背着父亲，嘴唇略略翘起，无意识地玩弄手或手帕，面部露出受委屈的样子。

② 京剧表演多用象征，碗内本无豆汁，但金松何須指出空碗会燙人，以增幽默性。